



初试锋芒

小 说 曲

6.537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柯 明、世 云

初试锋芒

(小 戏 曲)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5年12月第1版
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号 10100·194 每册 0.06 元



初 试 锋 芒

(小 戏 曲)

马金中 罗企曾

时 间 一九七五年初春。

地 点 江南水乡。

人 物

于小兰 女,21岁,插队知青,公社代理话务员。

于 东 男,50多岁,新任县委书记。

张 进 男,50岁,公社副主任。

何 顺 男,40多岁,公社渔场副场长。

〔公社办公室的一角。

〔雪后初晴。窗外翠竹镶银,红梅映雪;远处山峦起伏,白雪恺恺。

〔清晨,缕缕阳光透过竹林,照在临窗的一台电话交换机上。右侧办公桌上,放着一台电话单机。

〔幕启:于小兰头戴耳机,手握摇把,在交换机前忙

碌地接转电话。幕后歌声起：

红梅枝头绽，
翠竹披银衫，
东风阵阵春来早，
水乡处处展新颜。

于小兰（接唱）

手捧耳机心潮涌，
交换机旁来值班。
放眼望，风雷激荡添豪情，
侧耳听，捷报频传暖心田。
战斗的岗位鼓斗志，
平凡的工作不平凡。
条条线路连着北京城，
毛主席指引我们永向前。

（铃声，戴上耳机，接话）你是水利工地吗？对，我是于小兰……什么，要柳筐？马上就修好，有人上工地就带去，一定！

〔耳机里传出工地上炽热的劳动号子声，由远而近。

于小兰拿起一只柳筐，编筐，收口，动作轻快、利索。

（接唱）

离开工地进机房，
头戴耳机手编筐，
党叫干啥就干啥，
征途上处处是战场。

〔张进上。

张 进 嗨！小兰，你心还惦着工地呀！

于小兰 老张，你不多睡会儿？

张 进 起早习惯了。

〔张进拿起扫帚准备扫地；于小兰放下柳筐，夺过扫帚。

于小兰 老张，别忘了，你是被同志们“强迫”回来的！

张 进 （指腿）你是说这……

于小兰 严重的关节炎！

张 进 让它活络活络嘛！

于小兰 你看，地已经扫过了。

张 进 那么，让我到工地上跑跑。

于小兰 不行！现在除了看总机，公社郝书记又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。

张 进 什么任务？

于小兰 看住你呀！

张 进 公社机关和社直单位，从一把手老郝到炊事员都到工地打突击去了，你能让我这个抓生产的副主任在家里躺着？

于小兰 同志们不是让你在家里值班的吗？（掏出笔记本）今晚公社机关的同志集中学习，要交流学习《国家与革命》的体会，我写了一篇心得，请你给提提意见。

张 进 （接过笔记本，看）《向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挑战》，……嗯，写得不错。不过，在社会主义时期，还是要承认法权……

于小兰 有资产阶级法权存在，决不等于承认它是合理的东西。我们要逐步地限制它，直至最后消灭它！

张 进 嗯，有道理。不过，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啊！

于小兰 你是革命的老一辈，今晚你能联系实际给我们讲讲吗？

张 进 （为难地）这……

〔电话铃响，于小兰接转电话。

〔幕后有人喊：“老张，你的信！”

〔张进急下，稍顷，复上。

张 进 （兴奋地）小兰子，快！给我摇公社渔场的电话。

于小兰 渔场正讲话，请你等一等。

〔张进大口地吸烟，在屋里踱步。

于小兰 老张，什么事使你这么高兴呀？

张 进 （高兴地）哈……真是喜事，想不到啊！

（唱）有位战友是我的老班长，

我日夜怀念记挂在心上。

三十年前分离后，

一直不知下落在何方！（扬一扬手中的信）

今天他主动写信来，

怎能叫人不欢畅！

于小兰 他在哪儿？

张 进 在五·七干校学习，等待分配。

于小兰 哦，我也为你高兴呀！

张 进 （沉思，自语）哎！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的呢？嗨，见面就知道啦！

于小兰 老张，渔场电话接通了。

〔办公桌上的单机铃响，张进抓起电话。

张 进 (对话筒)你是渔场吗？找老何听电话。……嗨，你就是老何，我是张进。请你给我弄点鱼。……怎么？昨天刚开过网，今天学习，三天后才开网？……哎呀，有特殊情况，我要去看望一位老战友，要带点土特产去。你做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嘛，把学习日挪一挪，大网不开，用丝网、圈网，不就行啦！你就破例给我专门取一些吧……喂，杂鱼不行，要三斤以上的大鳊鱼，清一色的大鳊鱼，……你问什么时候要？喂喂……喂！

〔于小兰毅然摘掉电话线。

〔张进见话筒里没有回音，在话筒架上使劲地敲打，又对话筒吹了两口气，转身对于小兰。

张 进 怎么，线路不通啦？！

于小兰 是我把插头拔了。

张 进 (急)我还没讲完呢！

于小兰 我有话跟你说。

张 进 我不跟你说，要跟渔场说话。

于小兰 不，我有个意见。

张 进 有意见，等我打完电话再讲不行吗？

于小兰 老张！

(唱)渔场学习、劳动制度化，

工人理论小组人人夸。

主任你要鱼去送礼，

为循私情要工人破例把鱼打。

这样的命令该下不该下，

这样的做法算不算特殊化？

张 进 （一震）特殊化？！

于小兰 （深情而又诚挚地）老张，你这样做，要想一想啊！

张 进 （固执地）想什么？我这是难得一回的事啊！

于小兰 不对的事，半回也不行！

张 进 不对？！咳！办渔场是我向公社党委提的建议，开挖鱼塘我也挑过土，放养鱼花我还选过苗，再说，我按价出钱……

于小兰 如果你不是抓生产的副主任，出钱能叫渔场破例取鱼吗？许多贫下中农都挖过鱼塘，他们没有向渔场提出过特殊的要求吧？

张 进 小兰，你不了解，我这位老班长曾经为你们年青一代负过伤，流过血啊！

（唱）想当年，

淮海战场，滚滚硝烟，

红旗指处，跃马扬鞭，

追穷寇，打阻击，

我们激战在前沿。

突然间，

一声呼啸划长空，

腾起尘烟在身边。

班长舍身救战友，

他血染胸襟中弹片。

穿战壕，越弹坑，
我送班长进医院。
军号声声催人急，
手术台旁，我告别战友回前线。

于小兰 给你写信的，就是这位班长吗？

张 进 是啊！

（唱）今日春风传喜讯，
战友相会在眼前。

于小兰 （唱）艰苦岁月永不忘，
继续革命志更坚。

张 进 现在条件不同啦，带上一点土特产，也是人之常情嘛！（商量的口气）小兰，再给我把电话接上，……这鱼，我今天就要的呀，啊？

于小兰 张副主任，这个电话不能接。

张 进 几条鱼的事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！你的职务是公社话务员，该管的管，不该管的你就别管。

于小兰 不管我是话务员，还是炊事员，凡是和路线有关的问题，谁都应该管，可以管。

张 进 可是，你……你管到我的头上来了！

于小兰 这对我自己也是教育。

张 进 真没想到……

〔张进一气之下，扬长而去。〕

于小兰 张副主任！……

（唱）耳边的脚步咚咚响，
眼前的事情不寻常，

交换机旁有斗争，
这是一场思想交锋仗。
插头虽小，连着纲和线，
坚守岗位，斗志更昂扬。
要学雪里红梅抗严寒，
愿作青山翠竹傲冰霜。

〔一辆急驰的自行车在门口刹住，车上跳下何顺。〕

何 顺 你看你，刚代了几天话务员，就捅了个漏子。电话没打完，线路就断了！

于小兰 老何，是我给掐断的。

何 顺 你呀！……害得我多跑一趟路。张副主任呢？

于小兰 你找他问送鱼的事？

何 顺 不知什么时候要，我好想办法取了送来。

于小兰 老何，这鱼你不该取。

何 顺 这可是公社张副主任的指示啊！

于小兰 象这样的指示，我们要多问几个为什么。

何 顺 嘿……看你说到哪里去了。

于小兰 就说这要鱼的事吧——

何 顺 （怔住）你，你说什么？

于小兰 老何，你是渔场的负责同志，场里有管理制度，国家有收购计划，为了主任送礼，要渔场破例开网捕鱼，而且要挪动学习日，这样做对头吗？

何 顺 这……

于小兰 （严肃地）这样做，是助长特权思想。

何 顺 于小兰，我劝你别这么顶真，还是埋头工作为好，

铃响你接线，当个听话员！

于小兰 听话员？！

何 顺 对，你是插队知青，只要听领导的话 将来转正，领导点个头，你就甭回去捏锄头柄了。……

于小兰 做这样的听话员，干啥工作都不行。

何 顺 这……

于小兰 （唱）劝老何，要警惕，
你要清除旧意识。

何 顺 （唱）叫小兰，莫固执，
何必浑身长满刺。

于小兰 （唱）出以公心无所惧，
革命原则要坚持。

何 顺 （唱）桥归桥来路归路，
犯不着和你磨嘴皮。

〔电话铃响。于小兰接电话。〕

于小兰 喂……要张进同志吗？请等一等。

何 顺 哪来的电话？

于小兰 县委打来的。

何 顺 我请张副主任去。（急下）

〔幕后，何顺的喊声：“张副主任——！电——话！”〕

〔张进上；何顺跟上。〕

张 进 （对话筒）喂，我就是。……（惊喜地）什么？他就是我们的新任县委书记？唷，已经到我们水利工地来啦！好！（搁下电话，感叹地）他还是老脾气，枪声一响，就上战场！

何 顺 你说谁来了？

张 进 就是我那位老战友。

〔电话铃响，于小兰接转电话。

张 进 老何，他人已经来了，鱼不必送去了。赶快取鱼办菜，好好招待一下。

何 顺 公社的炊事员上工地了，就一起到渔场去吃饭吧，顺便看看我们渔场的新面貌。

张 进 也好！多弄几只菜，要有我们水乡的特色，懂吗？（一想）你马上打电话，让公社炊事员去渔场，他会做拉面，我那位战友是北方人，爱吃这个。

何 顺 哦！

张 进 老何啊——

（唱）战斗情谊深似海，

何 顺 （唱）理应盛情来款待。（欲下）

〔于小兰接完电话，拦住何顺。

于小兰 （唱）陈风旧习不可兴，

一代新风我们开。

张 进 （唱）为的是，庆贺战友重相会，

（对何顺）去吧！

何 顺 （唱）我就去，张罗拉面办酒菜。

〔何顺又欲下，于小兰再拦。

于小兰 （唱）要知道，又办菜来又调人，

这种做法不应该。

张 进 （同时地）嘻……

何 顺 （同时地）这……

于小兰

张 进 (同时,旁唱)

何 顺

眼前的局面不一般,

我可要赶快仔细巧妙做安排。

张 进 (对何顺)就这么办,你先打电话到工地找炊事员。

于小兰 (对张进)我向你提个意见。

张 进 现在准备接待战友,接待新任县委书记,有意见回头再提吧。(急下)

于小兰 (追到门口)老张!

何 顺 (劝导地)小兰,快摇个电话吧,你看张副主任……

于小兰 老何,错误的指示我不能执行。眼下,工地上那么紧,几天前,郝书记就把社直单位的同志都动员到第一线去了,现在,老张他却要把人调到渔场去做拉面,搞接待,这不是在搞特权嘛!

何 顺 他是领导,他叫到哪里就到哪里,谁能不听他的?快摇吧!

于小兰 不能摇,这是利用职权搞特殊化!

何 顺 (无可奈何)这……

于小兰 (恳切地)你想想,只要这一摇,我们给老张帮了什么忙啊?

何 顺 ……那就等张副主任亲自来摇电话吧!

于小兰 他亲自来,也不能摇这个电话!

〔何顺悻悻地下。

于小兰 (思潮起伏)

(唱)三年前插队到水乡，
广阔天地作课堂。
联系实际斗争读马列，
(伴唱)读马列，明方向，
学习贫下中农敢于斗风浪。
(伴唱)斗风浪，炼思想，
为的是缩小三大差别，
奔向那共产主义胜利前方。
(伴唱)征程万里，
征程万里风雨骤，
革命者栉风沐雨，斗志更旺，
(伴唱)斗志更旺！

〔于小兰把修好的柳筐叠放起来。

〔张进骑自行车上。

张 进 (生气地)小兰，你倒有心思在这里搬弄这些破筐子。

于小兰 工地上等着要用啊！

张 进 你就想不到我等炊事员到渔场去办菜做拉面。

于小兰 为了招待你的战友，特地把炊事员从工地上抽出来，
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啊？

张 进 有什么影响，也不要你负责。

于小兰 (深情地回忆)记得刚下乡的时候，渔场的老何是我们的生产队长，他从关心的角度出发，对我们用的烧草特别照顾，要烧多少，就可以到队场上去抱多少。

张 进 嗯，那是陈话，还说它干啥！

于小兰 那回郝书记和你一起来到我们知青小组，发现了这

个情况，把老何批评了一顿。郝书记和你说得有多好啊！你们说，这样会培养青年的特权思想，会把宝贵的革命精神烧掉！当时，有人说，你们要求太高、太严……

张 进 这是对你们负责。

于小兰 今天我这样做，难道不是负责的态度吗？可是，你……

张 进 ……可是，今天我要接待的是一位对革命有功的老同志呵！

（唱）你懂事太少年纪轻，
那知战友之间情谊深。
我那当年的老战友，
英勇战斗为革命，
奋不顾身救亲人，
为的是劳动人民得翻身。
你身在福中要知福，
莫忘了革命前辈的伟绩丰功。

于小兰 （唱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，
出生入死为人民；
我们年轻的新一代，
光荣传统要继承，
胜利果实要珍惜，
对不正之风要斗争。
你枪林弹雨无所惧，
如今要继续革命不吃老本。

张 进 这么说，电话你是不肯摇了？

于小兰 （果断地）是不能摇！

张 进 （无可奈何地）好！你不摇（欲骑车）我自己去。

〔于小兰抢先一步，把车子锁上。

张 进 真是！……乱弹琴！（正色地）你这不仅仅是对我的态度，也是对县委书记的态度！

于小兰 在这个问题上，对谁都一样！

张 进 你！……你还想不想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啊！

于小兰 我在这里看总机，还是在田里捏锄头柄，都是干革命！

张 进 （无言以答）你……（气冲冲地夺门而去）

于小兰 （追上去，激动而又深情地）张叔叔！

〔张进闻声止步。

张 进 （惊讶）喊我？

于小兰 张叔叔！请你——回来！

张 进 ……

于小兰 （深沉地）张叔叔！我有话要对你讲！

张 进 你？……

于小兰 还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个牛娃叔叔的故事。我一直想，要是能见到这位牛娃叔叔，该多好啊！谁知，我来公社以后，你也给我讲过一个故事——

张 进 哪一个故事？

于小兰 （唱）解放前，

满天乌云滚，遍地黑沉沉，

放牛娃当牛作马冤仇深，
十幾年餐風宿露受煎熬，
只落得一身累累鞭痕。
那一年，
雲霧開，天放晴，
水鄉人民迎親人。
牛娃從此出苦海，
跟着黨踏上革命征程。
那一天，
牛娃上山找部隊，
他和戰友一路行，
渴飲一潭山泉水，
飢食野菜蘆葦根。
轉戰南北鬥敵人，
迎來天安門上紅日升。

張 進 哦，你还记得很清楚嘛。

于小兰 那天晚上，我把你和我爸爸讲的同一个故事联系起来一想，原来你就是我日夜想见到的张牛娃叔叔！我兴奋得三天三夜没睡好觉啊！那时候，我爸爸在地区五·七干校学习，当天我就写信告诉了他……

張 進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……我对你照顾得不够呵！

于小兰 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不能告诉你。我不应该靠这个关系，要求什么特殊照顾。我要学习前辈的革命传统。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你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；当我有所进步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你们的